

韓非子集解

上冊



廣益書局刊行

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爲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三八郎印

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書精槧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爲吾省布政使察賑鳳嶺廩以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以在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迺屬好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攜至江寧孫淵如前輩焦惠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爲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却有以他本改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爲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挾摘標舉具道此槧之所以善宋槧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以贈余附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廩爲朱文正師恭跋御製文及代擬進御文屢邀兩朝褒賞文正曾以奏聞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以稿還廩聽入私集且與廩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真也廩老且病然尙思假年居業以期有以自立不敢鶚披隼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己巳拙舊史氏吳廩序

楚欽置相於秦戰國策作楚王問於范環史記索隱戰國策一作蟠史記甘茂列傳作問於范環徐廣義一作環韓非作問於干象然宋槧一卷中前作干後作干杏舛氏急就篇注楚有干象深寧叟精博定不誤也同日又記

韓非子集解目次

卷上

初見秦	一
存韓	五
難言	九
愛臣	一〇
主道	一一
有度	一四
二柄	一八
揚權	二一
八姦	二五
十過	二九
孤憤	四〇
說難	四四
和氏	四八

姦劫弑臣	五〇
亡徵	五七
三守	六一
備內	六二
南面	六四
飾邪	六六
解老	七一
喻老	八五
說林上	九一
說林下	九八
觀行	〇四
安危	〇五
守道	〇七
用人	〇九
功名	一二

大體	一一三	問田	五五
內儲說上七術	一一四	定法	五六
內儲說下六微	一二八	說疑	五八
外儲說左上	一三九	詭使	六四
外儲說左下	一五四	六反	六八
		八說	七三
		八經	七七
卷下		五蠹	八三
外儲說右上	一	顯學	九三
外儲說右下	一四	忠孝	九八
難一	二五	人主	一〇一
難二	三三	飾令	一〇三
難三	三九	心度	一〇四
難四	四七	制分	一〇六
難勢	五一		
問辯	五四		

韓非子集解

卷上

初見秦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
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
面以與秦強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
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
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
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
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
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爲之者。
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
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

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
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
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
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
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國也。一戰不尅而無齊。爲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
者。萬乘之存亡也。且問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晉禍敗之迹削去木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爲戒。秦與荆
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
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
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令荆人得收亡
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
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
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
則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

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諷云兩國。是故兵終身暴露以外。士民疲

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雖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

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人故曰難

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

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可聞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總。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齊矣。中山呼施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

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並於孚下。大王又並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能矣。

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

矣

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

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谿。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王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王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何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

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人則爲薦薦。出貢以供若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

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人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

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

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穰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爲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

爲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

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

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若山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

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勲於野戰。

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加貴

人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爲質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則兼天

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遇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趙齊則轉可以移書定也。是

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

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鍊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

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處處則核然，爲妨心腹慮也而病爲妨喻秦慮心待韓韓終爲妨核音亥若

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命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已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

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

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嶠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

以韓利闕陛下。

闕陛下之意因韓人說以求韓利

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

見重於二國

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

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

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

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

疑伐也

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

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

張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

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

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

也。孝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

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

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

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

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失攻荊。荊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

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雁行以攻闕。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

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俎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爲君掖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則無軍矣。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

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

言順於懷德
於班洋洋美

纒纒有
編次也

敦祗恭厚。鯁固愼完。則見以爲掘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

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劇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譖而不讓。闊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者。誦說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

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轉次而鬻故曰鬻。孫子賸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叔痤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闕龍逢斬。萇宏分脰。磔裂也殺氏反。尹子筭於棘。投之於棘中。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幸射。非罪爲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德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

威權上近故危其身

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

上謂室主

兄弟不

服。必危社稷。

君之兄弟不相從服

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

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疎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晉之分也。韓也齊之奪也。陳桓弒簡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故曰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爲私交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

道者萬物之始。

物從道生故曰始。

是非之紀也。

是非因道彰故曰紀。

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

得其始其源可知也。

治紀以知善敗之端。

得其紀其端可知也。

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

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

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

臣因欲雕琢以稱之。

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

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

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

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

故有智而不以

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

去智而有明。

去君智則臣智自明也。

去賢而有功。

去君賢則臣事自功。

去勇而有強。

去君勇則臣武自強。

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

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謬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

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

用臣智故智不窮。

賢者敕其材。君

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有君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子不窮於名。是故

不賢而爲賢者師。

君雖不賢爲賢臣之師。

不智而爲上智者正。

爲臣之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以爲已功。

此之

謂賢主之經也。

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

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

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

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